

大悦读

语文新课标 必读丛书

教育部《语文新课程标准》推荐篇目

品味经典 享受阅读

yexingdehuan

野性的呼唤

【美】杰克·伦敦

本书特色

- ★ 课标篇目全部收录
- ★ 专家名师全程助读
- ★ 阅读写作全面提升
- ★ 真题模拟全能演练



吉林大学出版社

大悦读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野性的呼唤

(美国) 杰克·伦敦 著
王肖竹 译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性的呼唤/(美) 杰克·伦敦 (London, J.) 著;
王肖竹译.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0. 6
(大悦读: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黄宝国, 王显才主编)
ISBN 978-7-5601-5926-3

I. ①野… II. ①杰…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近代—缩写本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0891 号

书 名: 野性的呼唤

作 者: (美) 杰克·伦敦 (London, J.) 著; 王肖竹 译

责任编辑: 李国宏

责任校对: 张宏亮

封面设计: 天之赋设计室

美术指导: 蒋艳春

内文绘图: 吉艺新媒体二维动漫工作室 韩凯迪 霍玉荣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 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70×960 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0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1-5926-3

定 价: 15.9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进入原始[精读]	1
第二章	弱肉强食[精读]	12
第三章	野兽霸主	21
第四章	谁与争雄[精读]	32
第五章	雪道苦旅	41
第六章	爱在一身	52
第七章	声声呼唤	62

附录 白牙

第一章	追踪肉食	74
第二章	母狼	79
第三章	饥饿的嗥叫	88
第四章	犬牙之战	95
第五章	巢穴	101
第六章	小灰崽	107
第七章	世界之墙	111
第八章	肉食的法则	118
第九章	造火者	123
第十章	束缚	130
第十一章	被黜者	136
第十二章	追神	139
第十三章	盟约	142
第十四章	饥荒	148
第十五章	族类公敌	154
第十六章	疯神	160
第十七章	仇恨的统治	166
第十八章	死咬	170

第十九章 野性难改	178
第二十章 慈爱的主人	182
第二十一章 远行	191
第二十二章 南国	195
第二十三章 神的疆域	200
第二十四章 种族的呼唤	207
第二十五章 睡狼	212
新题预测	218
参考答案	219



先读为快

由于法官宅子的园丁助手贪财，巴克被卖掉，从而踏上了被贩卖的道路。巴克离开阳光灿烂、快乐幸福的圣克拉拉谷地，来到了严寒的北国。在这里，巴克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第一章 进入原始 [精读]

热望本已在，
蓬勃脱尘埃：
沉沉长眠后，
野性重归来。

开篇交代主人公巴克命运的突变。

人为了自己的贪欲，残暴地把这些狗当成实现欲望的工具。

此段描写了巴克在法官宅子中优越的生活条件。

巴克不看报，要不然他会知道有麻烦了；不光他自己，从皮吉特海峡到圣迭戈，海边每一条身强力壮、长着暖暖和和长毛的狗，都要遭难了。这都是因为人在北极的黑暗中找到了一种黄黄的金属，是因为轮船和运输公司正在大吹大擂这项发现。成千上万的男人正一窝蜂似的往北方奔呢。这些人需要狗，他们要肌肉结实能卖苦力、毛皮密实能挡风寒的大狗。

巴克住在阳光灿烂的圣克拉拉谷地的一座大宅子里，人们都管这里叫米勒法官的宅子。宅子远离大路，绿树掩映，从树缝里能瞥见宅子周围的凉篷。几条蜿蜒曲折的碎石路穿过宽阔的草坪通向宅子，路边是高高的白杨，枝桠交叉，亭亭如盖。宅子背后更有气势。那里有宽大的马厩，由十几名马夫和用人经管着；一排用人的住房外面爬满了青藤，数不清的下房排列得井然有序；长长的葡萄架，绿油油的草场，各色果树和成片的

草莓，应有尽有。那里还有一座泵房和一方混凝土水池，米勒法官家的男孩子们早晨在那里嬉水，炎热的下午在那里乘凉。



在这里，巴克是自由而勇敢的好狗。

通过对屋里狗与窝里狗的描写，反衬出巴克的地位。

在这一大片土地上，巴克说了算。四岁的巴克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不错，这儿还有别的狗。这么一大片地方不可能没有其他的狗，可是他们都不顶用。他们到处瞎逛，睡在拥挤的狗窝里，或者住在暗无天日的房间。这都是跟日本种狮子狗“娘们儿”和墨西哥光皮狗伊莎贝尔学的。这些怪物几乎足不出屋，更别说出门了。还有那二十来只猎狐的獾狗，每当一帮女仆手持拖



把扫帚保护“娘们儿”和伊莎贝尔从窗内向外望时，他们就狂吠一通。

巴克可不是屋里狗和窝里狗。这片领地任他纵横驰骋。他陪着法官的儿子们下池嬉水，出门打猎；法官的两位千金莫莉和艾莉丝黄昏或清晨出外散步，也由他保驾；冬夜里，书房的壁炉火焰熊熊，他伏在法官的脚边；他驮着法官的孙子们在草坪上打滚，还得照看他们去马厩前的喷头那儿野游——甚至远到围场和草莓园。路过獾狗群时，他大摇大摆，没拿正眼瞧过他们；对“娘们儿”和伊莎贝尔，他更是不屑一顾，因为他是王。在米勒法官的地界，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下爬的，统统归他管，连人也不例外。

他的父亲艾尔莫是一条圣伯纳德种巨犬，从前一直不离法官左右。巴克注定要追随父辈的辉煌。他体型不算太大——体重不过一百四十磅，只因为他母亲谢普是苏格兰牧羊犬。尽管如此，一百四十磅的体重，外加养尊处优的威严，足以让他显露出堂堂正正的王者风范。从小到大的四年间，他一直过着优裕的贵族生活。虽然像坐井观天的乡绅一样，他有点自大，甚至是刚愎自用，但是他到底没有沦为一条光知道吃的屋里狗。狩猎一类的户外运动使他赘肉不生，筋骨强劲；爱好嬉水也成了他滋补健身的一剂良药，这在所有热衷冷水浴的物种身上都是屡试不爽的。

一八九七年秋天，当克朗代克的发现把天下的男人都引到北方冰原上去的时候，巴克正这样过日子。巴克不看报，也不知道园丁助手曼努埃尔是一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曼努埃尔有一个无可救药的嗜好——爱玩中国式赌博，赌起来还有一个改不了的毛病：一条道走到黑；这让他没法不栽跟头。一条道走到黑要有大钱，可是凭一个园丁助手的收入，让一个老婆和一群孩子糊口很不

介绍了巴克在庄园里的重要地位。

介绍了巴克的出身及他在法官宅子中的经历。

先介绍园丁助理的为人，为文章的发展作铺垫。

身边潜伏着这样一个赌徒，注定了巴克的命运。

曼努埃尔是
巴克动荡凄苦命
运的罪魁祸首。

巴克的信任
和忠实让坏人有了
可乘之机。

向来对自己
的地位有种自豪
感的巴克还不知
前方的命运如何
呢？

将巴克与君
主联系起来，足
以说明巴克的火
气之大。

容易。

巴克忘不了曼努埃尔成了叛徒的那个晚上。法官那天去参加提子种植园协会的一个会议，男孩们正忙着筹备运动会，没人看见曼努埃尔和巴克穿过果林出去，巴克以为只是去散散步。只有一个人看见他们来到一个叫学院公园的招手停车场，这人和曼努埃尔交谈着，硬币在四只手上叮当作响。

“怎么也不包一包就交货啦，”陌生人很粗鲁。曼努埃尔用双股的粗绳子在项圈下套住巴克的脖子。

“一绞紧，他就喘不上气来了。”陌生人嘟嘟囔囔地接受了。

巴克不失尊严地默许了那根绳子。这件事有点不同寻常；可是他已经学会信赖熟人，因为他们超越自己的智慧而信赖他们。当然，在绳子递到陌生人的手里时，他还是威胁地叫了一声，这只不过暗示他不大高兴，他自信这暗示是管用的。谁想，那条绳子勒紧了脖子，让他喘不上气来。他勃然大怒，刚要扑过去，那人却紧紧掐住他的脖子，熟练地把他掀翻在地，毫不留情地收紧了绳子。巴克狂暴地挣扎，无助地喘着粗气，舌头耷拉下来。长这么大，还从来没人对他下过这样的毒手，他也从来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他渐渐没了气力，两眼发黑。那两个人把他弄上火车，扔进行李车厢时，他早已不省狗事了。

再醒来时，他恍惚觉得自己是在一辆摇摇晃晃的车子里面，舌头生疼。听到火车头过岔道口时刺耳的汽笛声，他才明白自己在什么地方。他经常随法官出门，却从来没有尝过蹲行李车的滋味。他睁开眼睛，喷出两道难以遏制的怒火，就像一位被绑架了的君主。那人跳过来要掐他的脖子，却被他抢了先手。他一口叼住那人的手，直到又被勒得昏过去才松口。



行李员听到搏斗的声音走了过来，那人把血肉模糊的手藏在背后说：“哼，犯病了。老板吩咐我把他送到旧金山去，说是那里有个兽医妙手能治。”

到了旧金山海边一家酒馆背后的小屋里，那人花言巧语地把这天的夜行记表白了一番。

“我总共弄了五十块钱，”他老大不情愿地说，“下次给我一千块现钱，我也不干了。”

他手上包着的手绢渗出血来，右裤腿从脚脖子一直撕到膝盖。

“那小子拿了多少？”酒馆老板追问。

“一百块，少一点都不行，没办法，”那人回答。

“那就是一百五啊，”酒馆老板算计着，“值。要值不了这么多，我就是傻瓜。”

绑架者解开血手绢，看看皮破肉烂的手说：“要不得狂犬病……”

酒馆老板咯咯笑了起来：“准得，你原本就是上绞架的货。好了，滚蛋以前给我搭一把手。”

巴克被勒得半死，昏昏沉沉的，喉咙和舌头疼得要命。他想反抗，作践他的人又打又勒，弄得他死去活来。最后，他们到底把巴克脖子上的粗铜颈圈锉断，然后解开绳子，把他扔进了一个像兽笼似的板条箱内。

巴克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满腔愤怒，在箱子里挨到天亮。他不明白这都是怎么回事。这些陌生人想要他干什么？干嘛要把他关进这个小木笼子？他不知道前因后果，但是他隐隐约约预感到大祸临头，心里觉得憋闷。这天晚上，只要小屋的门吱嘎一响，他就腾地站起来，以为能看到法官走进来，或者哪怕是法官家的男孩子们也好。可是，每次都是那个满脸肥肉的酒馆老板，端着一支光焰摇曳不

关于巴克的一场交易完成了。坏人总是狼狈为奸，蛇鼠一窝的。

写出了巴克希望得救的侥幸心理，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失望。

动荡的旅程开始了，巴克最终会流落到哪里呢？

好像一下子，就天翻地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欺凌、侮辱这只可怜狗！

愤怒促使巴克的性情发生了巨大变化。“两眼通红的狂魔”，多么可怕！

定的牛油蜡烛来查看。每次巴克满心欢喜的叫声还没出口，就化作狂暴的咆哮。

酒馆老板不理他。早晨，四条汉子进屋架起了箱子。这四个人破衣烂衫，头发乱蓬蓬的，一脸恶相。巴克认定他们更坏，就隔着围栏对他们狂吼乱叫。他们只管笑，伸进棍子来乱戳，巴克又撕又咬。后来他发现，那些家伙正要他这么干，就气呼呼地卧了下来。箱子抬进了一辆货车，从此，他和这个囚笼就不断地倒手。先是由托运处的人照管，上了另一辆货车；后来一辆敞篷板车把他混在一堆行李包裹里送上了轮船，又用板车从船上拉到一个铁路大站，最后送上了一趟快车。

火车头呜呜叫着，拉着这趟快车走了两天两夜；这两天两夜巴克水米没有沾牙。开始，车上的邮差来套近乎，气不打一处来的巴克对着他们一通咆哮。邮差们为了报复，一齐来戏弄他。巴克浑身颤抖，口沫横飞，一次次撞到栏杆上，引来那些人一阵阵的嘲笑和辱骂。他们一会儿汪汪地学狗，一会儿喵喵地装猫，一会儿又扑腾胳膊学鸡叫。巴克知道这场面实在恶心，这越发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的愤怒一浪高过一浪。挨饿倒也罢了，喝不上水让他吃尽了苦头，在他心中煽起了狂暴的怒火。这种虐待绷紧了巴克极其敏感的神经，他浑身燥热，口干舌焦，肿痛难忍。

只有一件事让他高兴：那条绳子不在脖子上了。有绳子的时候让他们占了便宜，现在没了绳子，他定要那些家伙好看。他们再也拴不上另一根绳子了。他早打定了主意。整整两天两夜他没吃没喝，这两天两夜的积攒起来的怒火，谁先碰上，谁先倒霉。他变成了两眼通红的狂魔，即使法官大人看见他，恐怕也难认出来了。车到西雅图，把他卸下车来的邮差们都松了一口气。



四个人小心翼翼把箱子搬下篷车，抬进了一个四周围着高墙的小后院。一个身穿一件领口松松垮垮的红绒衣的矮胖子走出来。他给车夫签了一张单子。巴克想，这又是一个对头，就怒冲冲地扑向围栏。那人冷冷一笑，拿来了一把斧头和一根大棒。

“现在就把他弄出来？”车夫问。

“嗯，”那人答道，把斧子劈进箱子缝，撬了起来。

抬箱子进来的四个人马上散开，各自在墙头上找到安身之处，等着看热闹。巴克在快要散架的箱子里乱扑乱撞，又撕又咬。外面的斧子砍到哪里，他就扑向哪里。他吼着，嗥着，迫不及待地要冲出牢笼，而红衣人正不动声色，动作坚定地要把巴克从笼里放出来。

“好了，你这个红眼鬼，”那人说。他把箱子劈开一条大缝，让巴克能钻得出来，便扔下斧头，把大棒换到右手。

这时的巴克真是红了眼。他鬃毛倒竖，满嘴喷着白沫，两眼通红，冒着凶光，使出全身的力气，带着两天两夜被囚的怒火跳将起来，向那人扑去。还没咬到，巴克就在半空中蓦地挨了一下，这一下就击溃了他的攻势；他疼得上牙直打下牙，打了个滚，侧背朝下，摔在地上。长这么大，巴克从没挨过棍子，也不知道棍子的滋味。他刚出口的吠声变成了一阵尖叫，站稳脚跟又跳了起来，却再次被打翻在地。这一次他知道大棒的厉害了，可还没有被挫了锐气。他一次次冲上去，又一次次被打回来，一连挨了十几棒。

后来，一记重棒打得他头昏眼花，虽然他挣扎着爬了起来，却再也扑不动了。他晃晃悠悠，七窍流血，漂亮的毛皮溅上了血沫，弄得到处都是。这时，那人走上前来，照准他的脸狠狠一击。巴克挨了无数次打，哪一

“斧头”和“大棒”预示着巴克今后的命运将不会一帆风顺的。

仇恨让巴克心中燃起了复仇的火焰，但人类凶狠的大棒却更加厉害。

从前的巴克哪受过这样的委屈。虽然坚韧勇猛，却注定失败。

这就是对狗的“调教”，人类对自己的凶残永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这是残酷的现实给巴克上的第一课，让它学会了勇敢地面对和精明地应付。

次也没有这一下厉害。他像狮子般大吼一声，又扑了上去。那人把大棒换到左手，腾出右手来不慌不忙扼住了巴克的下巴颊，往下一拧，再往后一拧。巴克被拧得在空中转了一圈半，一头栽到地下。

他最后扑了一次。那人使出深藏不露的一记损招，把巴克打得蜷缩着身子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我说了吧？他可是调教狗的行家呀，”一个在墙头上看热闹的人起劲嚷嚷着。

“还不如天天驯马呢，礼拜天还能来两次。”车夫说着，爬上棚车，赶马去了。

巴克有了知觉，却没了力气。他就在被打倒的地方趴着，眼睁睁地看着那红衣汉子。

“名叫巴克，”那人自言自语地念叨着酒馆老板信里的话，那封信说把箱子和箱子里头的东西都交给他了。“好了，巴克老弟，”他和颜悦色地说，“咱俩刚才闹了点小矛盾，最好别记仇。你我各有几套本事，都已经明白了。当一条好狗吧，好狗有好报。要是放着好狗不当，我敲出你的下水来。听明白了？”

他拍拍刚刚被自己痛打过的巴克的脑袋，一点儿也不害怕。那人摸着摸着，巴克的毛不由自主地乍了起来，可是他忍着没有反抗。那人端来水，巴克就没命地喝；那人拿来生肉，巴克接着他的手一块接一块地狼吞虎咽。

巴克明白自己是让人打了，但是他没有消沉。这次他全明白了：面对手执大棒的汉子，你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他吸取了教训，在以后的岁月里刻骨铭心的教训。那条大棒给他启了蒙，让他粗通了强者为王的道理，这个道理他接受了一半。生活的现实露出了残酷的一面，他毫不畏缩地面对这残酷的现实，同时又用本能所唤醒的全部精明来应付。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条又一条狗被带了进来。有笼子里关着的，有用绳子拴着的；有逆来顺受的，也有像他当初那样暴跳如雷的；巴克眼看着他们一个个被红衣汉子治得服服帖帖。旁观一幕幕残忍的表演，教训一点点深入巴克心中。一个手执大棒的人的一言一行都是法律，对这样的主子必须服从，但不一定要献媚。他看见过好多次挨打的狗舔着那汉子的手摇尾乞怜，但巴克自己在这点上问心无愧。他也见过一条狗既不献媚也不顺从，结果在决定统治权的斗争中丢了性命。

不时有陌生人来，他们神色各异，花言巧语、脸红脖子粗地和红衣汉子说话。钱过了手，陌生人就牵着一只或者几条狗走了。巴克想知道那些一去不回的狗到哪儿去了，更为自己的前途担心；每一次落选，他都觉得心情舒畅。

终于轮到巴克了。这次来的是一个瘦小枯干的男人，他讲一口磕磕绊绊的英语，中间还夹杂着许多奇奇怪怪、粗俗不堪的大呼小叫，巴克听不明白。

“乖乖！”他看到巴克，眼睛一亮，叫了起来。“这狗真他妈的棒！啊？卖多少钱？”

“三百，简直就是白送，”红衣汉子快嘴快舌地说。“反正也是花公家的钱，你不会计较吧，佩劳？”

佩劳咧了咧嘴。现在狗是供不应求，价钱一个劲地往上翻，这个价买这么一条好狗还真不能算贵。加拿大政府不想吃亏，可也不想让公文慢腾腾地旅行。佩劳懂行，一眼就看出巴克是千里挑一的狗“简直是万里挑一呀，”他琢磨着。

巴克看着两人把钱过了手，然后被瘦小枯干的男人牵出了门，同行的还有一条好脾气的纽芬兰狗科莉，这倒不出巴克所料。这是巴克最后一次看到红衣汉子。巴克和科莉在“纳华”号甲板上望着西雅图渐渐远去，这

面对执棒者，不同性格的狗都注定了相同的命运，巴克在旁观中学会了很多。

狗儿们也要经历彼此不同的遭遇。巴克被买走是早晚的，值得我们关注的只是他未来的主人是什么样的人？

佩劳真算是买狗人中的伯乐，他一眼选中巴克这只“千里狗”

狗中也分好坏，初次集体生活，巴克就被斯匹次欺负了，但让它认识了主人的公平公正。

此段介绍了戴夫的脾气秉性。这只奇怪的狗在真正危险时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拟人的写法，赋予桨叶以人的情感，富于变化且生动。

也是他们留在温暖南方的最后目光。科莉和他被佩劳带下甲板，交给一个名叫弗朗索斯的黑大个子。佩劳是个皮肤黝黑的法裔加拿大人；弗朗索斯是个混血的法裔加拿大人，皮肤更黑。在巴克眼里，他们是新的一类人（这类人他命里注定要见很多）。渐渐地，巴克虽然不喜欢他们，却真心实意地尊重起他们来。他很快看出，佩劳和弗朗索斯人很正直，断事沉着公道；他们深通狗性，狗甭想蒙他们。

在“纳华”号的底舱，巴克和科莉见到了另外两条狗。一条是雪白的斯匹次卑尔根大狗，他先是被一个捕鲸船长带出来，后来还跟一支地质考察队到过无人地带。他见面三分奸笑，其实是笑里藏刀。比方说，第一顿饭他就偷了巴克的口粮。巴克正要冲过去找他算账，弗朗索斯的鞭子便抖响了，一鞭子抽到了肇事者身上；可是巴克能找回来的只有骨头了。巴克认定弗朗索斯讲公道，他在巴克心目中的地位从此上升了。

另外那条狗不套近乎，不搭理人，也不偷新狗的东西。他是个孤僻的家伙，明明白白地对科莉示意：他就想自个儿待着，假如不让他自个儿待着，可别怪他不客气。他的名字叫“戴夫”，戴夫吃了睡，睡了吃，剩下的时间打哈欠，除此之外对其他任何事情一概不感兴趣。“纳华”号穿过夏洛蒂皇后海峡时，像着了魔似的被抛上抛下、团团打转，那时巴克和科莉兴奋得要命，吓得半疯半傻；戴夫还是无动于衷，他厌烦地抬起头来，给了他们一个曾经沧海式的眼神，打个哈欠又睡着了。

不知疲劳的桨叶推着轮船日日夜夜空空哐哐地前进。每一天看起来都和另一天差不多，可巴克觉得出来，这天气可是越来越冷了。一天早晨，桨叶终于安静下来，“纳华”号上弥漫着一股不安分的气息。巴克和



其他的狗都知道要有变故了。弗朗索斯牵着他们上了甲板。刚踏上冰冷的舱面，巴克的爪子就陷在软乎乎、好像泥一样的白东西里面。他打个喷嚏，跳了开去。更多的白东西还在半空中往下落。他抖开一些，身上却又沾了很多。他好奇地闻闻，又伸出舌头舔了舔。这东西有点像火，刚一入口，马上就没了。他有点纳闷，又试了试，还是一样。旁边的人哄笑起来，他不好意思，又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看到雪。

刚到北国的巴克，对雪感到新奇。他还不知道，这雪以后将常伴他的左右。

名师鉴赏

>>>>>

由于坏蛋曼努埃尔，在法官庄园长大的大狗巴克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被一路转卖后，倍受殴打、虐待、侮辱，从温暖的南方来到了寒冰的北方。作者用写人的方法写狗，抓住了狗的外貌、动作展开描写，心理刻画形象传神。巴克的悲惨经历和内心成长寄寓了作者深深的同情和美好的祝愿。

读读写写

>>>>>

1. 巴克是怎样离开法官宅子的？

2. 你如何理解“纳华”号上由狗们组成的小社会？

先读为快

进入了弱肉强食的原始荒野，伴随着噩梦的开始，巴克体内的野性也被一层一层地唤醒，他的身体、意志、精神逐渐回归，回归于原始的自然。

第二章 弱肉强食 [精读]

巴克的噩梦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考验着巴克，它能适应吗？

棍棒、犬牙就是规矩，这是与文明世界完全不同的强盗逻辑。

运用比喻，说明那狗的动作之快，猝不及防。

科莉的牺牲，折射出了动物界与人类社会同样的弱肉强食。

巴克在代耶海岸的第一天就像一场噩梦，时时刻刻都充满了震惊和意外。他猛然被剥离了文明的怀抱，抛入野蛮万象之中。这里没有阳光轻抚、百无聊赖、游手好闲的慵懒生活；这里没有和平，没有闲暇，连一时一刻的安全也没有。一切都在混乱中骚动，每时每刻生命和肉体都面临危机。随时保持戒备十分必要，因为这里的人不是城里人，狗也不是城里的狗。他们一个个全都野性十足，除了棍棒和犬牙，他们什么规矩都不信。

他从没见过狗像狼一样厮打得那么凶，第一次经历给了他永难忘怀的教训。当然，这教训是间接的，不然他也不能活着从这教训中受益了。牺牲者是科莉。他们当时在堆木场露营，科莉友善地向一条赫斯基狗示意。那狗的身架像一条未长成的狼，还比不上科莉的一半。可突然，没有事先警告，只见那狗来如闪电，去如疾风，钢牙响过以后，科莉的脸从眼睛到下巴已经撕开了一条。

这就是打了就跑的狼式战法，可事情还没有完。三四十条赫斯基狗奔来，围着巴克和科莉画出一个沉默而执著的圆圈。巴克不明白这沉默的执著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迫不及待地舔嘴。科莉向她的对头冲去，那狗出击之后，又跳了开去。下一回合他用胸脯